

黄金通道

刘国祥 著



内 容 提 要

在一个暴雨倾盆的日子里，毗临香港的晴龙市走失了两个印刷厂的女工。不久，厂里的看门人孔祥武又被人毒死在爱华舞厅。公安局顺藤摸瓜，发现外经委主任郭沈的儿子郭芝强、舞厅老板岳妮、印刷厂聘外技师李丽等均有嫌疑。原来他们都是香港黑社会头目“百足虫”的马前卒，他们后面，还有更隐蔽、更显赫的人物。侦察员郑以成曾经的恋人珊梅的住处，就是一个很可疑的地方。

大海边，迷雾里，郑以成和他的战友，与拐卖妇女到香港的丑恶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黄金通道”被堵塞了。巉岩嶙峋的海岸线上，天蓝海蓝。再也不是妹子们眼中张牙舞爪的丑恶模样了。



作者简介

刘浩华，男，广东省东江地区龙川县人，与共和国同年生。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蔚蓝色的蝴蝶梦》一书以及散文、诗、中短篇小说、戏曲作品等一百多篇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其中《枯藤被弯刀砍落》《月亮走，他也走》获广东省《南方日报》社优秀作品奖。

目 录

第一章	毫无痕迹·····	1
第二章	“情到深处人孤独”·····	11
第三章	搔首东窗·····	22
第四章	别问我从哪里来·····	37
第五章	蓬门未开·····	56
第六章	“百足虫”的形影·····	72
第七章	海的浪涛·····	90
第八章	心上的灯·····	108
第九章	脉络·····	123
第十章	三十六计·····	146
第十一章	无为在歧路·····	170
第十二章	苍山如海·····	191

第一章 毫无痕迹

晴龙市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象预告。灰色的天空乌云集结，空气燥热沉闷。白茫茫的海天上，海鸥尖叫着远去。

市海滨路长堤下的海湾，排排浊浪冲击着大麻石垒砌的长堤。铸了铁栅栏的长堤上，刚刚扬芽抽穗的梧桐树，在突然刮起的大风中弯下树杆，象一排弯弓。北边的沙滩上，白蒙蒙的腾起一片白雾，扑上海滨路，扬起飞沙黄尘，刮得人睁不开眼目。待到泊在港口的几艘轮船挂起了桅灯，发出几缕光亮挣扎着闪烁时，整个晴龙市已经被急风暴雨包围起来，变得昏天黑地了。

市新华印刷厂的第二班工人刚刚下班。萧萧风雨声淹没了工人们脚步声、吵嚷声。一群在厂外食宿的男女排字工，蜂拥至厂门口，又乱哄哄的挤成一团，站在半开的铁栅门内，尖声喊叫，诅咒该死的风雨。两个年轻的女工，从人群里往前挤，扳开铁栅门栏，象中了邪似的，互相对视了一眼，一擦脚冲出厂门。走向灰蒙蒙的厂门外的马路里，消失在一片风雨中。厂内伫立的工人们，惊讶地大喊起来。

这两位女工离开工厂的时间，是夏令时晚上七时整。倘

若天气晴和的话，海滨路口上空，还可以看到一轮淡红的夕阳被大海咬去半边映红海疆。可惜，此时天地浑浊，立足在晴龙市最高的观海楼上，怕也看不到一丝好景色了。

两个在暴风雨中舍命奔走的青年女工，个子差不多一样高。领先的那个身体微胖，小圆脸，修长的腿。穿一件黄花外衣、蓝麻布裤。略为稍后些的是个苗条丰盈的姑娘，步伐不稳，气喘嘘嘘。她有着白净的瓜子脸，穿的是白衣绿裤。她俩在铺天盖地的风雨中拼命跑了一百米左右，拐过南大街时，一身衣服已经湿透了。大雨滂沱的天空里，轰隆隆响起了炸雷声。

“丽霞姐！我、我跑不动了。躲、躲雨吧……眼、眼都睁、睁不开了……”

“唉！又要挨岳老板过了。躲、就躲会儿吧！这鬼雨，害、害得我们好、好惨！”

“管它呢！哼！我们今晚，就是死，也不到那里了！霞姐，我、我们回去……”

“别傻了！过来，在那座院子门口歇会，再、再走！”

微胖的余丽霞冲进马路旁边的一座院宅门口，伸出一只手，将气喘嘘嘘的江杏英拉进屋檐下。她抹着脸上的雨水，甩了甩湿淋淋的头发，看着小江狼狈地搓揉着衣衫的怪相，禁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嘻嘻嘻，这小姐妹真滑稽。

“都怨你！都怨你！偏要赶鬼催的舞会，这下可好，比落在水沟里还好笑哩！哼哪！”江杏英翘起嘴巴嘟囔着，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余丽霞仰望屋檐滴水，默不作声。

在她俩躲雨的南大街那边，大约一百米远的马路上，一

辆停在十字路口的黑色小轿车熄了车前灯。淅淅沥沥的雨帘罩住黑色的车厢，将它纤细的影子压挤得模糊不清。沉闷的雷声在天空滚动着，给人们以沉重的压抑感。天地一色，时间仿佛已经凝固在沙沙雨声里。

余丽霞和小江在院门口不知道站了多久，只觉得淋湿的衣服贴在身上透心的冷。她俩颤栗着，紧紧倚偎在一起，默默无言地仰望黑沉沉的天空。这雨，一时怕停不了呀！

这时，她俩身后的大门悄无声息的开了一道缝隙。雨声、雷声湮没了启门人的响动。没待她俩觉察大门已扳开，两张嘻笑的粗野的男人的脸孔就伸出门栅。紧接着，她俩的脖子都被一只结实有力的手给勾住了。她俩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

“呜呜、呜……”

“唔、唔哟。”

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勾着她俩的脖子，按住挣扎的手，将她俩拽进院子里，“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雨，依然沙沙地下着。萧萧风声，愈吼愈猛了。暗龙市置身在一片昏蒙蒙的黑暗中。

市第三供电所当日的值班记录上写着：狂风刮倒了供电所门前的电杆，砸伤了值班人员。慌乱中，直到夜晚十时才开始恢复供电。新华印刷厂的值班门卫，那个高大肥胖的东北籍守卫员孔祥武在当天的值班记录上写着：排字车间的工人余丽霞、江杏英冒着大雨冲出厂门口，不知道有什么紧要事；明天，得问问她俩。但愿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

然而，老孔已经再也看不到她们两个了。

“为什么现在才来报案？”

市公安局刑侦股股长郑以成的声音很沉稳，黝黑的脸庞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还不到三十岁，看上去已经相当老成了。市公安局在破获一个走私文物的犯罪团伙时，发现了一个外号叫“百足虫”的犯罪团伙竟以与大陆做生意为掩护，拐骗了几名少女逃往香港。这几名被拐骗到香港的少女在香港举目无亲，既没居住证，也没有正当职业，她们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了弄清楚“百足虫”的真实面目，搞清楚他们拐骗少女卖往香港的犯罪事实，近一个月来，他都在市公安局第三派出所查阅有关档案。

派出所接待室里，隔着一张加长了的办公桌，他看着站在桌子那边，一个手拿工作证的高个子男人。那人又高又胖，象个门卫。

已经对报案人询问过后，户籍民警伏在记录簿上匆匆书写着。郑以成看着报案人，思索了一会，插话了：“已经失踪十来天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报案呢？”

“是、是这样，她、她们俩在厂里表现都不、不太好。她们家里人也反映她们常常通夜不归家。有时，她们几天不回家住宿，家里人还以为是加、加夜班呢。其实，排字车间是很少加班加点的，只有机印车间……这次……”新华印刷厂的门卫孔祥武，愈说愈慌。

“这次太反常了。过了领工资的日子有好多天了，还没有回家一趟。家属到厂里寻人了，才慌了神，急忙来派出所

报告。是这样吧？”

“对！对，对。她们的亲人哭得死去活来，向我们厂陈厂长要人。陈厂长派我来这，报、报案。”孔祥武看着郑以成，松了口气。

老郑给他递过去一根香烟，敏锐的目光有了几分慈和。已经作好记录的户籍警抬起头来，探询地问：“老郑，你看怎么办？”

“孔祥武同志，你先回去吧。有她们的消息，我会通知你们。希望你们做好余丽霞她们的家属的思想工作，不必太焦虑。说不定是她俩一时高兴，到什么地方旅游去了。我们白白地急出一身汗！”老郑慢条斯理地说着，向孔祥武伸出手去。老孔看着脸色冷冷的户籍警，依然直立着。

对这些报告失踪消息的人没有多大兴趣，户籍民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小青年有事无事东窜西逛，像活神仙那样来去自由，哪管家里人忧心如焚。不过，老郑还是佩服这位民警的机警沉着，听了老孔的报告，马上按铃通知在档案柜前忙乱的郑以成出来旁听。风大雨紧的傍晚冒雨离厂，从此毫无踪迹，这决不是一般的失踪问题，情况确实令人忧心。

她们的失踪，与神秘的“百足虫”有没有关系呢？若有的话，牵连得有多深呢？

对报案人来说，任何空洞的安慰都是无力的。主要的，是必须找到失踪者。老郑挥了挥手，让老孔回去。

第三派出所门外是一条宽阔的大街，与南大街紧紧连在一起。早晨，南大街行人稀少，比较静寂；上班时候，大街上就拥挤不堪，人声鼎沸。早几年，南大街还是一块洼地，

063345

如今却是楼宇店铺林立，热闹非凡了。

那位民警合上记录簿，注视着悻悻而去的孔祥武的背影，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这两个女工最后露面的时间不同寻常呵！厂方和家属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别发生什么大案才好。”

“继续谈吧！”郑以成微微一笑，“把你的看法倒出来，我们掂量掂量。”

“据新华印刷厂的领导推测，余丽霞和江杏英是不会轻易离厂出走的。她们从小在晴龙市长大，没有离开过市区。而且，外面并没有亲朋好友。她们家里人寻问过市内的熟人，没有谁见过她俩，我说的是那个可怕的雨夜之后。那末，她们落在何方呢？”

老郑摊开双手：“是呀！查询一个月内市区的拘留人员，也没有她俩的名字出现。总不会是传说中的外星人将她们劫持了吧？哼！”

老郑凝视着人群川流不息的大街，绷紧了脸。晴龙市近年发生的十余宗少女失踪案，一直就没有结果。《晴龙晚报》刊登寻人启事的广告部，对此发表了有关评论。他们认为：海峡这边发生的怪事，跟台、港那边是有联系的。晴龙市公安局通过有关渠道在香港作了调查，果然发现有几个失踪的少女已经在香港成了暗娼，落在黑社会人物手里。黑社会人物的魔爪已经伸向晴龙市，为首的，是“百足虫”！他们专门拐骗天真无知的姑娘，通过一条至今不明的渠道，将她们贩运至香港出卖。

这次，是两个有稳定职业的女工！

“把记录整理一下，给局里写个报告。我们发一个寻人

启事，请《晴龙晚报》明晚刊出！另外，将她俩的照片复制五十张，向全市各派出所散发，请他们留心此事！”

“好吧！”那个户籍警站了起来。

郑以成依然呆呆的站着。心中的不安，在一点点增加：“我去新华印刷厂再查一查，请你去关照一下这两位女工的家属。”

看着郑以成苦恼的脸，户籍警只能暗暗着急。他跨进里面的走廊，还频频回首凝望着直挺挺站着的老郑。

三

调查毫无结果。

郑以成离开新华印刷厂时，再一次打量着这座新建的、装了铁栅栏的大门。平心而论，能并排驶进两辆大型货车的厂门，设计得简直令人拍案叫绝。高高的拱门上端，镀了白锡的铁架像两条鲤鱼戏水。立体红字的新华印刷厂的厂名胶塑，熠熠发亮。大门侧边的值班室，自动门扉装了茶色玻璃，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柔和的感觉。

真使人难以相信，两个女工就从这里奔向未知是祸是福的前程！

还没到下班的时间，偶尔一二位行人从厂门里进出，值班员并不查问，只透过玻璃门瞥上一眼，挥挥手给行人示意。

郑以成走出大门，手里捏着两个女工的照片，心里乱纷纷的毫无头绪。脑海中没有与这两位失踪了的女工有关的记忆，也不曾在多年的侦讯工作中获得过有关她们的信息。她

们两个完全是陌生人。她们和暗龙市成千上万，每天都可能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人毫无区别。然而，他内心里却有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那是一种广义而又实际的爱护，一种职业上的爱。

因为她俩的失踪，市公安局刑侦股做了大量的、广泛的调查。除了在全市有关部门作了布置外，还派人在拟想中她们可能去的地方去询查。但是，所有的调查都没有发现她们的踪迹。她们就像一场大风雨，雨过天晴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

——她们能到哪里去？或者说，她们遇到了什么？余丽霞的母亲，还提供了这样一件事：她们俩都在海滨路的一间服装店里定做了一身百褶连衣裙，已交了款。她们曾经几次去催问做好了没有。如今，那两件衣服已挂在店里的衣柜里好久了，却没人问津。这样看来，她们遇上的肯定是意外。要不，两个酷爱打扮的姑娘，无论如何也会去取裙子的。

“哎！同志，你走路怎么不长眼哪！”低头苦思冥想的郑以成，被一个匆匆穿过大街、走向新华印刷厂的女人撞个正着。那女人体态婀娜，长长的披肩发有些灰黄。姣好的面容白得有些奇异，眼睑、鼻、唇都像外国女郎。她手里的一叠图纸，被撞落在马路上。

郑以成抬头一看，尴尬地笑了笑。真是活见鬼！你撞在我身上，还倒打一耙，说我走路不长眼！他忙把手里的照片塞进胸前衣袋里，弯下腰去，帮她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图纸。

“对不起。没撞着吧？”老郑连声道歉，“我走神了，没留心，真对不起。”

“哎！没、没撞伤，别客气。同志，你是哪里来的？痴

痴呆呆的，出了什么事啦？”灰黄头发的女人消了气，笑着说。她把图纸夹在腋下，笑眯眯的站着，看样子，想跟他搭讪。

公安战士应有的警觉回到郑以成的身上。他看了看眼前的女人，估摸她已经有三十多岁了，神色很是安详柔和，心里一动，冒出一句：“我在外贸局工作。到新华印刷厂来，是寻人的。”他心里有些纳闷，她的中国话为什么这样纯正？

“哟！来印刷厂寻人吗？找谁呀？”

“看样子，你是新华印刷厂的技师吧？嗨，真好，你看，认识这两个姑娘吧？”

他像是急不可耐地掏出照片，递了过去。旋即，转过脸去，眺望市区那边。

女郎却没接他递过来的照片，用一只手拢着脖子边的长发，笑了起来：“是找排字车间的那两位女工吧？新华印刷厂里的人，当做百慕大飞机失踪案呢！嘻嘻嘻，我可没兴趣进黑三角探险！”

“你是……”老郑欲言又止。

“我是厂里的美术版设计师。对不起，我该上班了。你往后走路可得留神点哇！拜拜！”

她一甩长发，扭动腰肢，蹬蹬地向厂门走去。高跟鞋踩踏柏油路的吱吱声，很有韵律地响着。

老郑眯着双眸，看着她飘然而去的颀长的背影，好一会没动弹。

奇怪！她为什么要撞着我呢？是为了认清我手里的照片，还是为了试探我的调查结果？要不，真的是偶然的冲

撞？郑以成心里嘀咕着，步伐缓慢，疑心重重地走向大街。

不！这个灰黄头发的外国女郎尽管举止言谈安详慈和得没有失态的地方，但两只扫在自己脸上的眸子确实有些异样！明天，应该找印刷厂的陈厂长好好谈谈！

第二章 “情到深处人孤独”

四

孔祥武将值班室的锁匙交给前来接班的那位又矮又瘦的中年妇女，头也不回地离开新华印刷厂。哼！如今这个形势真他妈的令人百思不解：发横财风、受贿风、裙带风还有他妈的南来风！厂里刚进城的半老婆子可以安排就业当门卫！外国籍的什么臭娘儿也可以聘请进厂当什么美术版设计师！这、这他娘的真玄乎！

他走在大街上依然怒容满脸，怒目瞪圆。

正是傍晚时分，毗邻新华印刷厂的南大街热闹起来了。熙熙攘攘的行人像鱼群似的在大街上穿梭，说笑嬉闹。屁股上拖着妙龄女郎的摩托车骑手们，按着喇叭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马路两边的楼房上高悬的霓虹灯，照得满街光怪陆离，像盛开着千万朵红红绿绿的花朵。

孔老头从十六岁跟随南下大军来到这个小不算小，大不算大的海滨城市，一眨眼就过去了近四十四年了。再过一两年，就可以退休，然后再去见他的老上级——一位早已去世的将军了。这几十年，世事颠过来倒过去，他娶了妻子又离了婚，浪浪颠颠地也就熬过来了。作为一个“红小鬼”，他对好人坏人，好事坏事，凭直觉判断，当骂则骂，该爱就爱，

不管他人非议！

新华印刷厂的两位排字女工莫名其妙的失踪之后，老孔头对派出所那两位民警的态度确实不满。娘的！你们好歹还是吃国家饭的，咋能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打马虎眼呢？好！你们不管！我管！

凭着多年对印刷厂内情况的了解，孔祥武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余丽霞江杏英两个的失踪，跟香港来的美术版设计师李丽——天知道她的真名字该怎样叫法——有关！是这个妖艳的臭娘儿来后，余丽霞她们才穿起袒胸露背的怪服装！又是她在厂里结识了一班小姊妹后，她们两个才迷上了跳舞，常常泡在香港女老板在市区办的那间舞厅里，跟流里流气的男青年套热乎！这女人呀，哼，没鬼才怪！

他目不斜视地朝李丽住的那幢宿舍走去。

刚按了两下门铃，孔祥武就听见二楼上传来急促的喊声，“谁呀？稍等一下！”

是李丽的声音，洋不洋土不土的挺娇嫩。

门开了。李丽出现在门口，穿着一件令人生厌的短裙，一件几乎透明的丝绸内衣，脸上的笑，使孔祥武无法忍受地“呸”的一声吐。

“嗨！是孔保卫呀！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上楼吧！上面凉快，能看到半个海滩哩！”

楼梯顶安的灯光非常明亮，老孔头看着她一双裸露的腿，咬了咬牙，跟着她上楼进了客厅。不知怎的，被压抑的厌恶变成了机智。

得稳住她！这女人肯定知道余丽霞她俩的消息！这女人的表情有野性也有惶然呵！

李丽递给他一个高脚玻璃杯，里面盛满了淡红的饮料：“喝杯果子汁吧！嗨！我说孔保卫哟，你来我这个临时栖身的小窝，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哪！说吧，不管什么事。”她忸怩作态，丢着媚眼，半躺在一张安乐椅上。

孔老头抽出一支烟，点上火，将烟盒丢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他半闭半睁着双眼，透过烟雾凝视李丽的神态。妈的！这臭娘儿当老子是什么人来着？要不是陈厂长急着要你的制图版的技术，老子非砸掉你的半边脸不可！

“我来，不管说什么你都愿听吗？”

“唔，哪。”李丽低声应道，双眼一眨。

“我想……”

“哈哈！”李丽猛地从安乐椅上爬起，“孔保卫，你别是中邪了吧？这么大的年纪！”

出击！打她个出其不意！趁这臭娘儿想邪的当儿，老孔头也缓缓地站了起来，“我是想请你告诉我，余丽霞和江杏英两个已经到了哪里了！”

他的话不亚于一个晴天霹雳，李丽呆愣着，一时懵了。街对面的楼上，录音机突然响了。

“说呀！你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答应吗？李小姐，看在余丽霞她俩的父母寻死觅活、够可怜的份上，你告诉我吧！凭着我这把老骨头起誓，你告诉我的消息，我决不告诉公安局，也决不告诉任何人！”

“你、你给我出去！要不，我喊人了！”李丽娇媚的脸庞忽然变得狰狞可怕，尖声叫嚷着，反转手去，要解丝绸衣服下后的扣带。

孔祥武的反应比她来得更快。他一跃步跳过去，双手卡